

千年流泽话胡瑗

□汪微



客寓如皋市皋南镇,听说不远处有个安定村非同寻常。蒙蒙细雨中,眼前似见胡安定先生跨越千年莼葑子立,灰布长衫,气定神闲。先生的衣冠冢便在此地,我不能不去拜谒。

其实很早就知道胡瑗(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是如皋人,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专门去踏访一下有关他的古迹。终于,这个被附近不少村民称为“安定坟”的所在就在眼前了。墓道口处两侧设香炉一对,步入墓园,迎面即见苍松翠柏间有石塑胡瑗像一尊,塑像基座上镌有“胡安定先生”五字。墓家底部为砖砌,顶部露出封土,为杂草所覆。家后围墙上嵌有一幅出自《松滋县学记》的胡瑗语录:“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印象中的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不仅是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家,更是宋明理学的先驱。我一直以为,后来居上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哲学思想的长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宋初三先生”尤其是胡瑗的影响,而“北宋五子”的出现,使中国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兴运动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

凝神瞻仰胡瑗雕像,早年读过的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的有关记载又在眼前浮现:“(瑗)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邻父见而异之,谓其父曰:‘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家中贫穷,

曾前往泰山与孙复、石介游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西汉大儒董仲舒曾在潜心攻读过程中留下“目不窥园”的佳话,同样,胡瑗的用心专一也毫不逊色:“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看到家信上有“平安”二字,就把它扔到深涧中,不再展阅其他内容,那些对胡瑗来说都不重要,只是担心如果看了会扰乱一颗静如止水的心。从这件小事不难看出,胡瑗是一个善于做大事的人。

胡瑗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受教者达数千人,他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无疑充分显示了一种首创精神。宋仁宗皇祐年间,他在太学任教,对正游学于此的程颢产生了潜移默化影响,后来程颢终生见胡瑗必称先生。胡瑗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主要扎根于《周易》。他留下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周易口义》,乃胡瑗在太学的讲稿,由他的学生记录下来才得以流传。据《宋元学案》载,胡安定“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他在担任国子直讲主政太学期间,为千余学子精讲《周易》,常手执经文出入于诸生间传道授业解惑,并结合当世之事阐发幽微,以加深学子们的理解。胡瑗说,君王的贤明,是建立在贤臣辅佐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以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

不可不提的是,胡瑗之所以能取得令

人瞩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贵人”的襄助,那就是比他年长四岁的朝廷重臣范仲淹。你瞧,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所说的“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何等的神似!

北宋初年,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导致国家取士“苟趋禄利”,胡瑗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重视办学,所以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显得刻不容缓。胡瑗有针对性地阐述“兴校”“师儒”的重要性:“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并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广设庠序之教”,想方设法挖掘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范仲淹称胡瑗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数十年后王安石感叹道:“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耳。翼之先生与予并时,非若之远也。”欧阳修、蔡襄、司马光、苏轼、米芾、朱熹等一大批文化名流亦对胡瑗赞美有加。明代有一位叫程敏政的学者甚至说:“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

胡瑗的魅力,不仅体现在严肃的纯学术领域,在为人处世、讲究生活的艺术方面同样可圈可点。《宋元学案》中提到胡瑗的孙子胡涑曾说过,安定先生“治家甚严,尤

谨内外之分”,他规定胡氏家族的媳妇们要加强礼节修养,言行不能自由散漫,譬如有一条“儿妇虽父母在,非节朔不许归宁”,就是说即使想念家中父母,若不逢规定的探视日期,也不要随随便便回娘家省亲。又说“嫁女必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这里其实包含着一种相当高明的择偶之道,对此他的进一步解释是:“嫁女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要求后世子孙嫁女一定要嫁给比自己家境好的婆家,娶媳妇一定要娶家庭条件不如自己的女子。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果嫁出去的闺女看到夫家比娘家境况好,往往就会惜福恭谨;如果娶回来的媳妇自身家境不如夫家,那么她也会在家中恪守妇道,可保婚姻幸福持久。如此看来,胡瑗目光长远,治家讲究技巧,确实是一个眼光不俗的人。

北宋以降,千年流泽的胡瑗学术思想确是给中国传统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甚至直接影响到现代教育学的一些基本理念。相信这一切必将长久闪耀奇异的亮色,惠及后学……收拢思绪,我再次踱回胡安定先生雕像前,驻足凝视先生安详淡定的面庞。良久,似乎已渐渐读懂了他“即以圣贤自期许”的深意。

江畔听潮

南通楹联

“合掌”的辩证

□李建东

新的《联律通则》中有“忌合掌”的条例。所谓“合掌”是指上下联对中,联义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楹联创作,是一项惜字而多义的艺术活动,“合掌”会造成创作的浪费。如:“日月如梭近;光阴似箭飞。”上下联所描述的时间、意义几乎相同,乃称“合掌”。

区分“合掌”,还需具体考察上下联义的具体内容与指向。有些作品初看疑似“合掌”,细看却不是。如:

诸葛相祠垂万代;三苏文苑溯千秋。

首先,“万代”是虚指,“千秋”是实写。上联“垂”与下联“溯”为反向推演。上下联在人名为实的前提下,对其名人巨大之影响度这方面来考察,一虚一实、贴切中肯、对仗工稳,颇有意外之效,不属“合掌”。

《中国对联大辞典》主编曾保泉认为:上下联出现完全或基本以同义词相对仗的现象,才能称“合掌”。所以区别起来,并非易事。如:

元宵街巷犹灯火;子夜酒家未闭门。

如从“犹灯火”“未闭门”这两处描写所指向的时间来看,似乎是“合掌”。但“子夜”较“元宵”的时间具体、语义确切;而“酒家”又以具体之描写,联对上句较为泛指 of “街巷”,并予以延伸,故不能简单称之为“合掌”。有些“合掌”,确需对文本作具体分析。如:

河边赛车赛边河;湖南来客来南湖。

抛开“平仄”不论,单把下联中的“湖”理解为“湖水”的湖,就“合掌”了。但如看成“湖南省”的湖,就不是“合掌”。所以中国楹联协会副会长刘太品曾说:“合掌”只属于对联写作上的误区,不算是对联格律上的毛病。而且,只有在上下联基本雷同同时,才能称“合掌”。可见,情感之递进,语意之加深,只要能达到一定的修辞与阅读效果,都不能简单地指斥为“合掌”。(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

通谚撷趣

蚊子挨扇子豁,只为嘴伤人

□敖小平

蚊子挨扇子豁,只为嘴伤人:打击谓之豁。意思是做人要积口德,说话不要过于尖刻,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会说话的两边嘴,不会说的两边传:人与人之间难免发生误会、嫌隙,作为第三者宜息事宁人,居间调停,万不可火上浇油、传话告状。

五忙六月朝南坐,寒冬腊月要挨饿:五忙六月指春夏之交农忙时节。意思是该努力时不努力,将来一定会受苦。

厨子靠汤,戏子靠唱:各行各业都有其拿手的绝招。在厨师是精心调制的汤料,在演艺者则是技艺超群的唱功。

吃菜不吃汤,暗底下受了伤:菜肴烧好以后,很多养分进入菜汤里,所以不仅要吃菜,也要喝汤。(摘自《南通方言考》)



故乡的风云

□周荣海

到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是故乡。每年,我都要回如皋好几趟。但回去的是家乡,“故乡”却回不去了!

家乡一直在那里,“故乡”?只能梦中相见了!

为什么?变了。变化太大了!

过去,家里的门前有一条小河。河边,杂树葱茏;河面,碧波荡漾;河里,细鱼漫游。清晨,旭日从东边的芦苇丛里升起来,金亮的朝晖,映照在水面,成就一条金光灿灿的波光荡漾的飘带,金带外的水面,水汽氤氲,乳白依依。

说是小河,其实对童年的我来说已经是足以产生巨大危险的大河了。

童年的夏天,唯一的降温方式就是泡到河里,所以,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溜到河里。一天中午,姐姐去河边洗菜,我就跟上她,一起下河。我手里抓着毛巾,脚下向水里探去。突然,脚下一滑,直向深水里滑去。我立即张嘴呼喊,瞬间满灌进河水,于是急着睁开眼睛,又是白花花的水色。于是我猛喝了两口,就没有印象了。

当然是姐姐撕心裂肺的叫声,引得父亲从家里冲了出来,然后把我捞出来,我已经没有了呼吸。家人用铁锅反扣在地面上,把我搁在上面顶着肚子出水,又把我倒拎着出水。最终,我又活了。经此一劫,亲友们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我感觉人生不过如此,平淡平淡,就是乏味。

成年后再去那河边,居然涉水过河,河水只到我的膝盖。是我长得太高了呢,还是小河淤塞了呢?还是兼而有之了呢?站在这样的河边,我实在难以理解当初为什么会遭受没顶之灾。

小河给我的感觉,就像我感觉的校园生活:自由自在。那时,我们没有课外

书,没有草稿纸,没有完整的铅笔,没有课外作业。上午上四节课,下午上两节课,然后就放学回家干农活。割猪草、放羊、放鸡、赶鸭子,甚至捡破烂、拾粪——哦,那有个文雅的说法,叫“积肥”。什么都可以干啊!不过我好偷懒,常常躺在田野里,抬着头,望着天。

天上的云真好看,白皑皑的。用现在的话说,云很立体,各个侧面都十分清晰,稍变换一点角度,看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颜色与明暗。云还会变。别看这会像一座巍峨的大山,不一会,山头就秃了,无声无息地融化得无影无踪,山的下面还会长出脚来,山头又会长出角来,看,云越来越像一只白色的绵羊了!白色不应该像山羊吗?绵羊是带点黄色?不是,绵羊的毛是茸茸的,而山羊的毛是一根一根的。白云扮演的羊,可设没有一根一根的白毛。再看?云又越来越像像生产队的耕田的水牛了,为什么?肚子鼓起来了啊,两只角弯弯的,圆起来了,那脸也变得又大又方。什么?像黄牛?黄牛的牛角是短短的,秃秃的。也没有水牛那么大。水牛可爱待在水里了,身上有只蚊子,它就向水里一沉,那些蚊子就只好腾身而去了!

云呢?一不小心,就散没了,只剩下瓦蓝瓦蓝的天空。天是真的存在啊,那蓝蓝的天,就像是一顶倒扣着的大锅。附近的司马港,在我的印象里,是从我们的村西面向北流去,所以我们村叫“河南庄”。这里的“河”,就是司马港。当初的司马港是人工河,是河工们挖出来的,挖出来的泥,就堆在河的两边,于是就成了隆起的河岸。

天的外边是什么呢?搬起扣在地上的锅沿,我是不是可以从下面钻到天外去呢?大人们都说,天外有天,那天外还

有人吗?天外的人又是怎样的呢?天外也有小孩子吗?

好奇心顿起,于是我立即爬起来,跟我放的羊群中的绵羊说好,在这等着我,我去天外看看就回来。绵羊用它清晰的眼睛看了看我。眨巴了两下。我想它是听懂了吧,拔腿就跑。

距离河岸还是有点远的,我想起大人们说的,望到青山,跑断马脚。但我有天外天吸引着,倒也不觉得累。问题是我爬到这边的河岸上,突然发现,天边不是在河岸的外面,而是在远处房屋的后面,在天际一排排树的后面。去吗?眼前这条河太大了,我过不去。要过去,只能从和横塘庄之间的水泥桥过去。要再绕到水泥桥,天都快暗了,那我还怎么回家呢?

于是我只好悻悻然回头,去找我的绵山羊羊们,母羊小羊们,带他们一起回家。好在童年没有失落,路边的野草,野兔,就又激起了我无限的乐趣。

你说,我现在就是回到了家乡,我还能找到这差点吞噬了我的小河,让我浮想联翩的白云?我还能回到我的童年吗?

故乡,大概只属于无忧无虑的童年,只属于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

作者简介:周荣海,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三十多年,南京市作协会员,南京市优秀教研组长。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的时期,半个世纪里,朝代转换,政权更迭,像走马灯一样,那些轮番登上演人生悲喜剧的君王,基本都很短命,舞台形象也很糟糕。不过,他们中却有一个人,留给后世励精图治、神武雄略的英主之名,这人就是后周第二代君主柴荣。

柴荣在位时间也不长,六年,可就是在这六年里,他先是与南唐李璟在长江上开战,把李璟打得都怀疑人生了。这个李璟,就是那个后来哀婉吟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之君李煜的父亲。接着,柴荣又从李璟手里夺得江北十四州,把盘桓胡逗洲一带半个世纪之久的浙江湖州姚氏集团赶回了老家。这一事件,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看,不算什么,但对于南通来说,却意义重大,因为,柴荣接下来又做了一件事,就是在胡逗洲设置州一级的军事单位静海军,一年后,又在此建立政权,设置地方政府,实施行政区域划分,设置今南通主城区崇川区一带为静海县,设今海门至启东一带为海门县,在两县上面置通州领辖,同时,下令筑建通州城。

现在看来,柴荣很有可能起初并没有太重视通州这个地方,或许,在他眼里,通州只是个被江海海浪骚扰得苦不堪言的贫瘠之地,除了流人煮盐,也没别的。不过,作为军事家,他清楚地知道这里的战略地位,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是设置军事单位。不过,柴荣毕竟是一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明君,他很快从通州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中,看出它交通枢纽组、经济商贸中心的远大前景,转而是着手组建地方政权。

这是发生在后周显德三年(956)到后周显德五年(958)之间的事。

在此之前,南通的身份比较尴尬,还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建制,只有“军”“镇”这类地方军事单位和自治政权。南通第一次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版图,是柴荣的功劳。可惜的是,柴荣在完成这番布局后的第二年,便因病撒手人寰,年仅38岁。

柴荣早年病逝,通州却一步千年,一下子跨入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的两宋时代。

在丢弃“胡逗洲”这个不知所谓的名字而改称“通州”之时,它西北一百里外的如皋刚刚复置为县。历史上,如皋曾在东晋义熙七年(411)建县。当时,朝廷提升海陵县的地位,由县升格为郡,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下辖建陵县(今扬州邗江)、宁海县(今海安曲塘)、临江县(今已没于长江之中)、蒲涛县(今如皋白蒲)、如皋县。后来,如皋撤县降格为乡、镇、场,到南唐保大十年(952)恢复为县,归泰州管辖,直到700多年后的清雍正二年(1724),如皋才划归升格为直隶州的通州治下。

在中国的地名史上,几乎很少有地名一以贯之用到底的,朝代更迭,政权交替,都会在地名上做文章,将一个地方的名字改过来,换过去,以至于史学家不得不在括号里标上现在的名字。然而,如皋无论怎么翻来覆去地升格降格,由贾大夫“临皋射雉”典故而得来的地名,一直沿袭至今,这样的情形,不太多见。

相对于新从长江里长出来的静海、海门,如皋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历史深厚,人文荟萃,因而,从雄皋走出来的文人墨客、风流雅士多如过江之鲫,数百年来,独领风骚。这一个多个姿多彩的身世,一段段有声有色的故事,塑造成历史舞台上生动鲜活的形象。《南通传》连载 第九章 一步千年:雄皋自古多名士

雨丝风片

殷实的感觉(外二则)

□杨谓

我与如东小袁差不多一周见一次,他常常向我推荐一些书画之外的书,诸如陈行甲的《在峡江转弯处》、杨苡的《杨苡口述自传》这样的书,弥补了我视阙的不足。

30多年前,书还不像现在这样唾手可得,也不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借书、还书、买书、抄书,是那个时代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节目。那个时代没有“全民阅读”这回事,读书是发乎内心的对知识的渴求,因此也就没有“表演性”阅读遭人笑话唾弃的事发生。

我家有上万册藏书,且一直在增加中。我以前的阅读,视线只在自家的书架中搜寻,小袁荐书激活了我久蛰的借书欲,于是每去朋友处,便留心他们的书柜、书桌。受我影响,有一天妻子从她娘家老屋里搜寻到了七八种书,其中有王安忆的《小鲍庄》《流水三十章》《茜纱窗下》。好书到手即开卷,每次开卷都怀揣欣喜,仿佛过年一般。

融入了阅读的生活,给了我殷实的感觉。

上半场落幕

忽然收到河南书法导报社宗致远老师发来的两张版样,以为是他发错了,正要回复,又收到他的第二条微信,言该报已交到了省文联,他已退出该报,两张版样上画的是他为我编发的最后两篇文章。

宗老师是国内一流学者、书法家。20多年来,他编发了我近200篇文章,可我们只匆匆地见过两次:一次在西安,一次在东莞。与他相处,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退出书法导报社,从一个侧面提醒了我:人生的上半场已经开始落幕,应该及时调整重点和方向,认真“演”好下半场。

尘埃也

与诗人冯新民老师对饮于藕园,我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周蓉为拙著写了一篇‘名序’,拙展的‘前言’不知能不能请到像您这样的名人来写?”

诗人闻讯,开心大笑,掏出手机点了几下,然后把屏幕伸到我眼前:“我早就估计到你这两年会有所动作。我已经写了几句了,瞧,你看!”

现在记不起是什么话题让诗人说到了“微尘”这个词,我脱口而出道:“活动以‘心系尘埃’四字为题如何?”诗人的眼里闪过一道光,他慢慢悠悠地抿了一口酒,抬起头,又慢条斯理地说:“有了这四个字,文章就好写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诗人把《前言》发了过来,标题就是“心系尘埃”。我敢说这绝对是一篇有思辨、有深度的好文字,并且可作书论来读。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我几次被微信提示音吵醒,原来诗人还在字斟句酌。

《庄子·逍遥游》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20多年前,红学家徐乃为教授在评我的散文集《蘸酱人生》时曾引用过庄子的这一句话,徐教授在文中特别加注说:“《庄子·逍遥游》中的‘尘埃’——即‘野马’。”

我生肖属马,天性若野马,卑微若尘埃;我艺如风之猎猎,似“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岂偶然哉!